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威尔逊主义研究

Weierxun Zhuyi Yanjiu

任李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威尔逊主义研究

Weierxun Zhuyi Yanjiu

任李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尔逊主义研究 / 任李明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

ISBN 978 - 7 - 5161 - 2125 - 2

I. ①威… II. ①任…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 - 研究
IV. ①D8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610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孙洪波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51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一 国际政治中的威尔逊主义 (Wilsonianism)	(1)
二 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威尔逊主义	(2)
三 本书的写作方式及主要内容	(5)
第一章 威尔逊主义的起源 (上)	(11)
一 信仰与进步	(12)
二 契约与秩序	(17)
三 共同体情结与国家观念	(21)
四 政府与社会控制	(28)
第二章 威尔逊主义的起源 (下)	(36)
一 民主与秩序	(36)
二 现代世界与美国的使命	(46)
第三章 威尔逊新外交的开始	(52)
一 威尔逊新外交在拉美	(52)
二 威尔逊新外交在远东	(64)
第四章 对战争根源和美国机会的认识	(70)
一 中立的实质与调停的目的	(70)
二 战争的根源与性质	(82)
三 美国的机会与选择	(86)
第五章 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	(91)
一 国联设想与集体安全概念	(91)
二 “使世界对民主是安全的”	(97)

三 争取国联的斗争及其实质	(106)
四 重新认识威尔逊主义	(111)
第六章 威尔逊主义史学	(116)
附录一 威尔逊演说	(129)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137)

导　　言

一　国际政治中的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

什么是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国际政治学者是从西方国际政治传统的角度来理解威尔逊主义，外交史学者是从美国外交传统的角度来理解威尔逊主义。而威尔逊主义最初被称做威尔逊理想主义（idealism）也似乎反映了它有两个维度，即在国际政治学者眼里，威尔逊理想主义是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在外交史学者眼里，威尔逊理想主义又是跟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使命意识连在一起。试图重新定义威尔逊主义的是戈登·利文，他首次将威尔逊主义定义为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不过由于利文比较强调威尔逊主义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他经常使用“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liberal-capitalist internationalism）这个概念。威尔逊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术语被广泛采用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本书虽然采用威尔逊主义这个概念，但在实际理解上将它看作是一种进步的自由国际主义，因为在相信人类进步和人类事务可以控制方面威尔逊主义表现为一种进步的国际主义，而在用民主价值观打造国际体系以取代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方面，威尔逊主义又表现为一种自由的国际主义。

国际政治学界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根据它们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它具体体现在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该计划主要强调了下列目标：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美国外

交四项原则（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等，完善了他关于和平的最终设想。

国际政治学界认为，威尔逊主义大致有四个主要思想来源：（1）18世纪启蒙哲学。启蒙哲学认为，人性是善的，人类是平等的，在国际关系中，人道的目标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2）19世纪主导欧洲和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古典自由主义有重商主义的倾向，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和平倾向，因为战争不利于资本主义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避免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利益的和谐性会引导大家寻求集体安全。（3）美国的传教士精神或称之为“使命意识”。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责任，推而广之即是向世界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4）美国意识形态中的“美国例外论”。美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是山巅之城、自由之乡，是理想世界的缩影。美国的目标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都仿效美国模式、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

威尔逊主义的公式可以简化为：（1）道德律令——道德应当是一切外交政策的出发点；（2）多边律令——多边主义应当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基本手段；（3）民主律令——在美国领导下实现世界的民主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4）民族自决律令——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

二 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有两个维度：一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二是从美外交传统的角度，是与孤立主义相对立的国际主义（多边主义）。

按照米德（Walt Russell Mead）的说法，20世纪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成分（理想主义成分）早已存在，当然那时它还没有被命名为威尔逊主义。美国时常显示出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和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当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关注它们的国内政策，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传教士在世界上的活动中，但这些活动往往为外交史家所忽视。人们更

多地关注于军人（打仗）和商人（贸易）的活动。传教士的活动属于民间性质，虽然也得到官方的协助、支持和保护。而美国官方外交中正式支持世界上的民主并不很多（如支持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力有限。1823年门罗主义问世后，美国自动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半径划定在西半球，威尔逊主义的效力和威力也仅限于此。威尔逊主义对外交政策也远不如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大。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上升为世界第一，美国又成功地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战后安排的凡尔赛会议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理想主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

从外交传统来说，美国外交可以说有两大传统，汉密尔顿传统和杰斐逊传统，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但都是美国式的。汉密尔顿传统：更重视安全、商业利益（物质利益）、均势、权力，总之期望国家强大，是一种国家主义，属于物质性动因，主张相对安全。杰斐逊传统：更加重视使命、共和、自由和个人权利，总之，关注精神方面，追求绝对安全、体系安全，把美国的安全跟整个世界体系（目标环境的创立）联系起来。汉密尔顿传统体现了实用主义，杰斐逊传统体现了理想主义；汉密尔顿传统的思想前提是保守主义，是保守主义在国际政治上的体现，杰斐逊传统的思想前提是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上的体现。

从外交阶段来说，美国外交有两个阶段，即孤立主义阶段和国际主义阶段。孤立主义中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中也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孤立主义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多一点，国际主义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多一点。从汉密尔顿传统到西奥多·罗斯福，体现了保守的国际主义；从杰斐逊传统到威尔逊，体现了自由的国际主义。18、19世纪的美国外交是汉密尔顿传统与杰斐逊传统的结合，体现为孤立主义外交哲学；20世纪的美国外交是自由国际主义（威尔逊传统）与保守国际主义（西奥多·罗斯福传统）的结合。由于威尔逊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挫折，使得后来从小罗斯福开始又加入了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成分在里面（老罗斯福的东西），美国外交又体现了汉密尔顿传统与杰斐逊传统的结合。

在美国立国以后，商业利益与安全利益要求美国奉行不卷入欧洲政治事务的孤立主义；同时，美国人又赋予孤立主义以充分的思想想象，即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以此来引领世界，将改造世界的使命嫁接上去，所以孤

立主义也部分含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在美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以后，孤立主义无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参与世界角逐，重建欧洲均势）还是理想主义的角度（树立榜样），都无法满足美国人的利益和思想需求了，转而采取国际主义的外交。但选择哪条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呢？走欧洲帝国主义权力政治的老路（老罗斯福路线），还是另辟蹊径？威尔逊利用“一战”带来的契机，从启蒙运动（对人性的乐观）、美国清教文化（使命意识）、美国外交传统（杰斐逊传统）以及民主派反帝运动（一种国内制约）中寻找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威尔逊主义。将“门户开放”政策加以扩大和系统化，成了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对杰斐逊传统的继承就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倾向，超越就是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或者说从榜样到改造世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榜样到改造世界，杰斐逊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源于“美国例外论”，如果说杰斐逊主义是“洁身自好”、确保美国不被“世界化”的话，那么威尔逊主义则是“己所欲，施予人”，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二是追求自由、开放、和平的国际新秩序，永久性地承担世界义务。三是引入集体安全原则，摒弃政治孤立主义。总之，用多边手段实现美国的世界使命即改造世界，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就是威尔逊主义。它将美国使命从早期的理念阶段发展到具体的付诸行动阶段，建立一个开放、自由、和平的国际体系。美国的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在其中都得到了实现。经济利益、安全、价值观是威尔逊外交的三个核心支柱，威尔逊将之有机地糅合起来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由于将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的核心目标，而不仅仅是商业利益或政治安全，威尔逊主义将美国外交与美国立国传统更好地嫁接了。因此，除孤立主义以外，威尔逊主义是对美国利益、价值观（包括非殖民原则、自治原则等）、世界使命的又一次完美的结合。

由于“门户开放”理论假定美国只有享有绝对安全时才能获得安全——即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才能够存在下去。因此，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背景下的“门户开放”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意识形态化的和去领土化的美国国家安全定义来代替一个基于国际体系权力分配之上更加传统的安全概念。因此，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往往显示出一种过度干涉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倾向，这在20世纪及此后的美国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冷战其实是自由主义的扩张性遇到了国际权力体系的阻

碍，是一种迂回曲折地实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方式。自由主义的秩序目标借助于保守主义的外交手段（权力、均势、结盟）在冷战中得以充分体现。

威尔逊主义的要旨是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坚定承诺，其他都是次要的，或许这是一种“更高的现实主义”（阿瑟·林克语）。威尔逊主义确立了 20 世纪美国外交的议事日程，即自由国际主义的议事日程。自由国际秩序有利于美国利益，这在小罗斯福和老布什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不过他们都加上了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东西。20 世纪及此后的美国外交也有过偏离威尔逊主义轨道的时候，曾经有两次大的迷失或偏离：一是偏离了他的多边主义的手段，推行单边国际主义，小布什就是一个体现。新保守主义一度主导美国外交的议事日程，企图建立美利坚帝国。二是偏离他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目标，完全为权力政治和均势政治所左右（尼克松—基辛格路线）。

总的来说，20 世纪美国外交的基调是威尔逊主义的，威尔逊主义主宰了 20 世纪的美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在 21 世纪，美国继续着威尔逊的事业。

三 本书的写作方式及主要内容

学术界对威尔逊主义的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过分重视对威尔逊主义在实际政策过程中运用的研究，忽视对其根源的探寻；二是即使有部分学者对威尔逊主义根源作研究，但重点放在它与欧洲自由国际主义传统和启蒙思想传统的渊源关系上，忽视对威尔逊主义的美国政治文化传统根源特别是加尔文教传统根源的探究。

本书试图从威尔逊早年特殊的宗教信仰与主张和在担任总统之前作为一个学者时的学术思想与政治主张中探寻威尔逊主义的根源，并通过这种对威尔逊主义起源的研究来重新认识威尔逊主义。它揭示宗教在威尔逊主义中的中心作用，强调威尔逊早年的政治思想如何演变为后来的国际政治思想，强调威尔逊对“一战”根源的认识如何促使威尔逊主义（世界新秩序思想）的最终形成。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使人们对威尔逊主义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

本书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重视对宗教在威尔逊主义形

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的研究。虽然一些威尔逊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也谈到了宗教的影响，但具体到长老派教中的哪些主张影响到威尔逊主义，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在哪里，则缺乏深入的探讨。二是在威尔逊的国际主张与国内主张之间实现某种嫁接。虽然大部分威尔逊研究的专家们注意到威尔逊早年政治思想与其国际主张之间的某种联系，但系统深入而令人信服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见到。三是全面探讨了威尔逊对“一战”根源的认识。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主张直接来自于他对“一战”根源的认识和反思，但由于史料整理滞后等方面的原因，完整探讨威尔逊对“一战”认识的专著和论文还没有见到，这是威尔逊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在美国学术界对威尔逊主义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共同倾向，即研究者非常重视对威尔逊主义与“一战”中美外交实践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忽视对威尔逊主义根源的追寻，研究者似乎刻意要回答美国当前的外交问题，为当前的美国外交服务。这种威尔逊主义研究中所存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其实也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通病。^①

国内学者较早对威尔逊主义提出自己看法的当属邓蜀生先生，在其传记体裁的《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邓蜀生先生以一定的篇幅探讨了威尔逊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国内学者中率先利用大量外文材料对威尔逊外交思想作系统研究的是南开大学的王晓德教授，在他的《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王晓德教授从美国使命的角度分析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根源和性质，提出“威尔逊对美国民主体制的信仰以及他的使命观构成了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出任总统后的外交决策和执行发生了重要影响”。

在史料运用方面，阿瑟·林克教授主编出版的多卷本《威尔逊文件》（共69卷，1966—1994）为研究威尔逊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它无疑也为研究威尔逊主义的根源提供了可能。这是一部林克等人花了近三十年时间收集、整理、出版的文件集，它收录了威尔逊一生的主要事迹，包括一些尚未公开出版的文件、大量的个人书信，按编年的形式排列，其中前27卷是属于威尔逊当总统之前的，这部分内容第一次全面公开，对本书

^① 关于美国学术界对威尔逊主义的研究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有专门论述。

的写作尤为重要，特别是本书写作过程中有关威尔逊早年宗教信仰和主张的材料基本上都出自于该文件。它是迄今为止有关美国总统的最系统、最完整、也是最好的文件集。

另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采用的原始材料还有雷·贝克在 20 世纪 20 年代编写的 6 卷本《威尔逊公开文件集》，它是早期研究威尔逊的最好材料，主要集中于威尔逊当总统一段的历史，它可以弥补林克教授的威尔逊文件集的某些遗漏之处。雷·贝克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还编写了 8 卷本的《威尔逊生活和书信集》，这套书信集采用编年体的方式，将威尔逊有价值的书信贯穿起来，实际上就是一部威尔逊生活和思想的编年史，而且书信的价值是十分珍贵的，它常常反映了威尔逊在公开场合不便说的一些真实想法。另外还有查理斯·西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编写的 4 卷本《豪斯上校秘密文件》，作为威尔逊最亲密的顾问，豪斯上校对威尔逊的某些记载是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虽然豪斯上校有夸大其词的毛病，但该秘密文件的总体价值是不容怀疑的。美国国务院编写的 2 卷本《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蓝辛文件，1914—1920》也是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值得参考的文件。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参阅了国内外大量的专著与论文，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有两个感到比较棘手的问题：一是如何将威尔逊主义与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区别开来，前者是一种外交思想或理论，后者是威尔逊任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它是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的。二是威尔逊对拉美外交是否是一个例外？遵循门罗主义，对违背美国意图和利益的拉美国家进行教训，说明即使是理想主义如威尔逊者有时也难以摆脱美国外交的既定框框和资本家的经济利益诉求，让威尔逊主义显得有点虚伪。所以行动与理念很难做到完全一致，这在威尔逊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也是后人研究威尔逊主义时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方面。

本书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威尔逊主义的宗教来源和个人生活来源：

加尔文教的社会福音思想是威尔逊人类进步信仰的来源。宗教信仰使威尔逊用一种道德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世俗事务，并坚信进步是上帝指明的唯一的生活法则。长老派的契约理论和秩序观念帮助威尔逊规范自己早年

的生活，也深刻影响到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正是用加尔文教的契约传统来解释和说明国际联盟盟约。他希望通过契约手段为一个混乱的世界确立一种秩序，以促进世界的进步。威尔逊的战后国际联盟构想浸透着加尔文教的契约精神。

加尔文教契约与秩序概念的外在表现就是人类共同体。威尔逊将共同体看作是个人生活的最高体现，是实现进步的载体。对早年的威尔逊来说，共同体的最高和最好形式就是联邦和国家。威尔逊后来也将共同体的概念应用到国际社会中，形成国家间联合的想法。威尔逊的政治共同体情结部分来自于宗教信仰，部分来自于南北战争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威尔逊主义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来源和美国使命来源：

威尔逊历史进步的思想体现在他对民主和秩序的信仰之中。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接受传统的英美民主政治教育，形成自己对民主的特有看法。他相信民主是最高级和最人道的政府形式，是政治进步的方向，同时又相信朝着自由和民主的迈进需要秩序，“自由存在于秩序树立得最好的地方”。因为自由和民主依赖于秩序，所以，威尔逊把激进的革命看成是政治进步误入歧途的表现。这种政治渐进发展的英美保守政治观支配着威尔逊对“一战”后世界的处理。

如果说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的是英美传统的宪政教育，那么，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后，他开始接受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学者对权力和权威的积极看法，德国思想中的有机体论正好符合了威尔逊从加尔文教传统中继承而来的契约思想，威尔逊由此形成了由权威指导进步的思想。后来他又将政治权威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控制的概念，并最终将它应用到国际关系中，提出集体安全的设想以抑制民族国家的自私自利。

进入19世纪90年代，随着边疆的消失和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增多，威尔逊的兴趣发生转变，这期间他对国际问题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发表了很多看法。他认为美西战争已经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生活环境，美国对旧世界的孤立主义应当结束，由于世界的日益相互依赖，美国必须融入到世界政治的洪流中。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使威尔逊更加意识到美国在现代世界的特殊使命。他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使命不是增加自己的权力与财富，而是通过推进自由民主与世界联合服务于整个人类。

第三章论述了威尔逊对拉丁美洲和远东的政策：

威尔逊政府在远东和拉丁美洲的经历揭示了美国国内政治及美国外交的一些重要特征。虽然美国政府的政策中确实是有明显的基督教风格，但还是没有理由认为政策的这一面和大部分美国人想要的东西有什么本质区别。当时常见的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意见是它不够积极活跃，而不是指责它在做错事或追求无法获得的目标。总之，美国人有着极大的共识，认为威尔逊的世界目标是很吸引人的。

尽管威尔逊多次写到民主要经过几代人慢慢进化而来，自己却受到拥有强大力量的诱惑而去相信这个进程不仅可以缩短而且可以完全越过，从外面强加民主立宪主义于那些并不想要它的民族或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美国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民族。诚然，威尔逊最后放弃了干涉，因为他明白这受到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厌恶；但是由于他同时也非常自信于美国动机的正直，除了彻底征服以外的所有东西都被他排除在干涉的定义之外。总之，目标决定手段，威尔逊在远东和拉美的外交实践已经昭示了美国外交在 20 世纪的过度干涉倾向。

第四章论述了威尔逊对现代战争根源的认识以及他对欧洲战争的态度：

欧洲战争的爆发为威尔逊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威尔逊是用指导自己生活的全部理想和信仰来构建自己的外交政策，他相信美国的中立可以使他拥有公正的权威从事调停，而通过美国的调停实现谈判的和平，这是未来世界新秩序建立的前提。

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与他对现代战争根源和性质的认识密不可分。威尔逊将战争看成是一种欧洲现象，表现为相互之间怀疑，秘密外交，纠葛性的结盟体系，国家之间相互的竞争。这种对战争根源的认识触及了引发现代战争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以权力政治为特征的国际体系。威尔逊认为在这样一种带有自助性质的国际体系中，由于各国都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因此必然会引起相互之间的猜疑，引起这样或那样的结盟，引起军备竞赛。

第五章论述了威尔逊世界新秩序思想的形成：

威尔逊世界新秩序思想的核心就是国际联盟构想，它主要包含了国际社会控制概念和民主和平论概念。威尔逊希望用集体安全的手段来取代纠葛性的结盟和均势保证各国的安全，这样就可以消弭权力竞争，摆脱野心和诡计的罗网，通过人类有组织的力量的保证，最终结束权力政治。由于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连接起来，视国内专制主义为战争的温床，威尔逊

认为政治自由应该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基础，“世界必须对民主是安全的，和平必须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坚实基础上”。

虽然威尔逊承认国联组织并非十全十美，但认为这种国际社会控制的形式为和平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因此，他坚持要求包含国际联盟盟约在内的凡尔赛条约无保留地得到批准。威尔逊主义的中心问题就是美国如何参与世界，威尔逊不希望美国在走向世界大国的过程中重走欧洲权力政治的老路，因此，对传统的欧洲权力政治理念是“摒弃”还是“接受”，对现存的欧洲国际体系（以均势和结盟为特征）是“改造”还是“加入”，是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与洛奇所代表的保守国际主义的最根本区别。

第六章论述了美国学术界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政策与实践的争论。

第一章

威尔逊主义的起源(上)

《圣经》的每一处都道出了基督教生活是一种进步。虽然《圣经》总是将基督教的历程说成是一次愉快的历程，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能找到真正幸福的道路。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把它描写成一条充满鲜花的道路。它是一条布满了重重困难的道路，为了向前行进，基督徒必须绷紧自己的每一块肌肉。

——威尔逊：《基督教的进步》

如果没有国家、没有政治组织、没有我们称之为组织的一致性，个人是难于安身立命的。人类思想最高级的创造和最高级的运用来自于有机共同的生活……一切最甜美的宗教思想都来自于家庭和社会。……所以，组织是一个文明社会所不可缺少的。

——威尔逊：《国家和公民与它的关系》

威尔逊的长老派信仰与其国际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加尔文教的社会福音思想是威尔逊人类进步信仰的来源。宗教信仰使威尔逊用一种道德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世俗事务，并坚信进步是上帝指明的唯一的生活法则。长老派的契约理论和秩序观念帮助威尔逊规范自己早年的生活，也深刻影响到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正是用加尔文教的契约传统来解释和说明国际联盟盟约。他希望通过契约手段为一个混乱的世界确立一种秩序，以促进世界的进步。威尔逊的“一战”后国际联盟构想浸透着加尔文教的契约精神。

加尔文教契约与秩序概念的外在表现就是人类共同体。威尔逊将共同体看做是个人生活的最高体现，是实现进步的载体。对早年的威尔逊来说，共同体的最高和最好形式就是联邦和国家。后来威尔逊将这种共同体

思想扩展到国际社会，形成国家间联合的思想。在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的教育使威尔逊发展了国家概念，国家不仅代表着一种共同体，也代表着一种权威和指导，由此形成了由权威指导进步的思想。后来他又将政治权威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控制的概念，并最终将它应用到国际关系中，提出集体安全的设想以抑制民族国家的自私自利。

一 信仰与进步

信仰是威尔逊全部生活和一切政治行为与思想的起点^①。在威尔逊主义的形成过程中，长老派信仰起了核心的作用。对威尔逊主义的解读必须首先从了解威尔逊早年的宗教信仰和主张开始。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1856 年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长老派牧师家庭里。他的双亲其实都是北方人，19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他们从艾奥瓦州迁移到弗吉尼亚州，后来又迁移到佐治亚州的奥格斯特，并最后定居下来。对威尔逊早年个性和生活产生最主要影响的是他的父亲约瑟夫·威尔逊，他是佐治亚州的一个著名的长老派牧师，也是南部长老派教会的一个创建者。威尔逊后来称他为“我的无可比拟的父亲”，对他一直表示尊敬。威尔逊的母亲珍妮特是一个苏格兰长老派牧师家庭的成员，她对威尔逊早年个性的塑造同样是重要的。威尔逊后来在谈到他母亲时表示，自己难以不带感情的色彩，认为母亲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影响的人，甚至在母亲去世近 30 年的时候，威尔逊跟别人谈起自己的母亲时，“似乎还感觉到她的双手在触摸自己”^②。

① 作为南方长老派家庭的一员，宗教对威尔逊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大部分威尔逊问题研究的专家都承认这一点。威尔逊早年最主要的传记作者 Ray Stannard Baker 认为，“如果人们不了解伍德罗·威尔逊的强烈的宗教信念，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宗教对威尔逊来说从来都不是次要的，而是他整个生活的中心”。见 Ray Stannard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Garden City, New York, 1927, Vol. 1, p. 49, 以下简称 *WWLL*。当代最有影响的威尔逊研究专家阿瑟·林克教授同样强调宗教信仰对威尔逊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影响，“威尔逊政治思想的基础是他从基督教传统特别是长老派传统继承而来的信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信仰指导和影响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和政策。”见 Arthur S. Link, *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 War and Peace*, Harlan Davidson, Inc., 1979, p. 4–5。

② *WWLL*, Vol. 1, p. 34.